

并非关于人的影像观看

它们

They

马夫 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POSTS & TELECOM PRESS

1441927



它们

马夫著



淮阴师院图书馆 1441927

人民邮电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它们：并非关于人的影像观看 / 马夫著. -- 北京
: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115-24171-9

I. ①它… II. ①马… III. ①摄影集—中国—现代②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J421②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01386号

内 容 提 要

书中选取了作者在近5年的时间里拍摄的影像，作者将自己的生活感悟和心灵独白赋予在这些影像之上，所配的文字既叙事也寄情，让读者在看图读文的过程中走进一个都市中年男人的生活情境之中。

它们——并非关于人的影像观看

- ◆ 著 马 夫
 - 责任编辑 胡 岩
 - 特约编辑 向 凌
 - ◆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崇文区夕照寺街 14 号
 邮编 100061 电子函件 315@ptpress.com.cn
 网址 <http://www.ptpress.com.cn>
 -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 开本: 880×1230 1/32
 - 印张: 8
 - 字数: 222 千字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 印数: 1~3 000 册 2010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115-24171-9

定价：39.80 元

读者服务热线: (010) 67132692 印装质量热线: (010) 67129223

反盗版热线：(010)67171154

有时候我觉得 勤奋、努力之类，很俗

好像还是不久以前的事，一些好久不见的朋友，再见时几乎看不出变化，样子、语言和穿着都还是那样。最近状况完全不同，就算是才见过的人，再一见，完全变了，苍老、颓败、无精打采，即使穿件红的绿的鲜亮的衣服，还是掩盖不住那明显又迅速的老。我有点心慌，人怎么能老得这么快。一种旁观者式的怜惜刚要泛滥时，我猛地觉起那些迅速老了的人是我的朋友，是一起混了20年以上的朋友，他们大不了我几岁。看他们，其实是我自己照镜子。

有时候觉得自己活得太久了，那些三四十年前的事，像是发生在别人身上，或者像是一本书一部电影留下的模糊记忆。

过去的事到底要不要记住，是个问题。就算是想彻底忘记，有时候也会偶然被动地想起，一股味道，一段音乐，都能瞬间把人拽到曾经的场景，真切得让人不敢相信。还有那照片，一张有点年头的照片，在你整理乱糟糟的抽屉，或是搬家时被迫收拾一百年都没动过的东西时突然蹦出来，不管照片上是谁，反正都跟你有关，捏着照片把彼时彼刻简要回顾一下，心情有点被搅乱。要么利索地撕碎，好像是要跟什么彻底决绝的姿态，要么夹在书里，还告诫自己一定别忘了这本书的名字。其实，后来你再也没想起这张照片，更没记住那本书的名字。

从23岁开始，我的工作一直跟照片有关。我不喜欢拍照片，拍别人或是被别人拍，都不喜欢，但不属于干什么烦什么的原因。我从没弄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不喜欢就不喜欢吧，就像面对一个没大毛病的人，我也会生出莫名的厌恶。

看到一些东西，想留下，想记住，就用比一盒烟还小的数码相机拍下来，什么都不用考虑，光圈、速度，拍得好坏，一概不用担心，放心大胆干，比在深夜的马路边撒尿还没有顾忌。如果没有数码相机这个东西的出现，我肯定不会拍这些照片。数码相机很神奇，最神的，也是我觉得它最牛的是，每张照片，都有拍照的年月日时分，就是没有秒，将来肯定有，人对时间的概念会变得更敏感。

我从来不想拍出好看的照片，也不想让照片有什么思想。有关照片这件事很多人说了很多话，基本都是假装特学术的态度，用些绕来绕去的句子故作高深。照相的道理就是拍照——看见了，拍了，留下来，给自己看，给别人看。还能怎么样？摄影的理论之说，就像我们身边太多奇怪的事一样，除了匪夷所思就剩不下什么了。

不张扬地张望，然后，没有理由地掏出相机，不假思索迅速地按一下，看也不看就收回兜里。这个过程一般是在没人的情况下完成，所以照片中都找不到人。人比较麻烦，何必呢。而且还有萨特的名言在佐证——他人即地狱。

我从来觉得，写字是世界上最难的事，且不说要写得多好，句通语顺表意达情已是不易。于此我并非强项，工作所迫不得已而为，十几年下来应景的文字写了也有上百万字，都属不忍卒读的垃圾。

关于写字，古人说，准备写文章前，先沐浴、更衣、熏香、礼佛、展纸、研墨，然后在桌前坐定长嘘一口气，慨然大吼，老子要写文章了！如此，这厮断写不出个狗屁。

本来想弄一本干净、安静、温暖的书，可是没到那境界，只好现在的模样了。

这些东西只是用镜头和键盘在通常的日子里随便涂鸦而已。要求在11月18日前印出来，还有好多字没写，还有设计排版等等一堆事，所以得抓紧。我从来没这么勤奋过，有时候我觉得勤奋、努力之类，很俗。

2006

2006

世界气象组织把2006年命名为“全球有记录以来的第六个暖年”。

中国气象专家认为，2006年是1951年以来最暖的一年。



2006年3月19日13点06分
陕西-西安

初春里看一座新坟，感觉挺怪。天气渐暖，植物和人都生机勃勃的，这时的坟，有点不合时宜。

春天，心容易躁；特别是在傍晚，暖风带着春天的味儿轻轻一吹，瞬间就心旌荡漾起来了。

心里发飘的时候，有死亡来提醒我们，心或许能定一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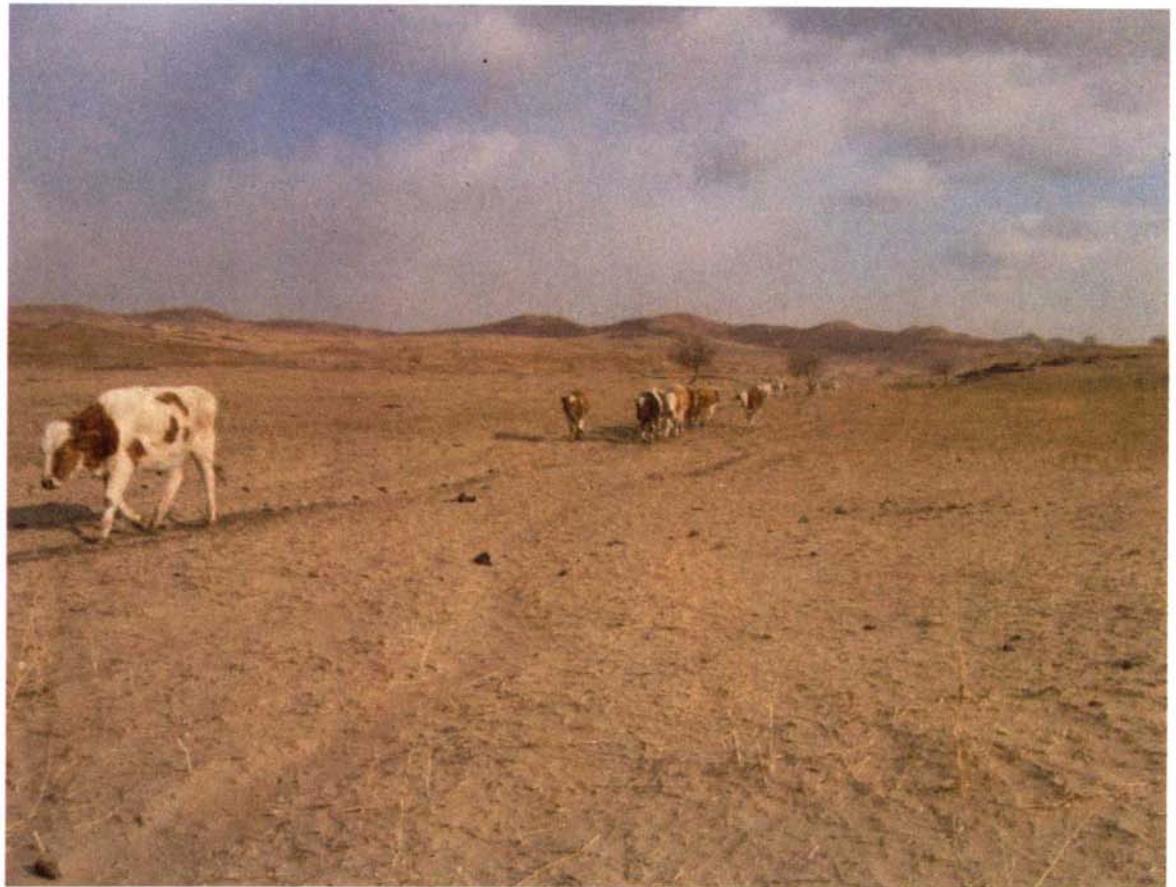


2006年3月21日23点49分
辽宁-沈阳

中国的酒吧有点怪，好多人把去酒吧当成件事儿。经营者和去的人，都装腔作势，要么矜持扭捏，要么放肆嚣张，假惺惺的让人难受。

一般都喜欢把酒吧打扮得伪另类和伪轻松，黑漆漆的屋里挂着、摆着一些奇怪的自以为艺术的烂东西。

经常看到一脸浅薄的男女，动辄就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公共汽车和地铁上对着手机大声喊：今儿晚上泡吧去啊！



2006年3月25日15点50分
内蒙古-通辽

狼少了，羊就多了，羊多了，草就少了。只好把几千年的放养改为圈养，方便游牧的蒙古包自然也就被固定的砖房或是干打垒的土坯房代替，蒙古人管这叫牧堡。

科尔沁草原上有座小城叫通辽，离城不到百多公里有个扎鲁特旗。扎旗的草原上住着峰山一家。峰山是否叫这个名字，我不确定。不到30岁的他，不善言语，汉语说得也不好，汉字也不会写，我们的交流几乎是在猜测中进行，他的名字发“峰山”的音，我觉得这两个字用于名字比较靠谱。他家的结构很简单，母亲、妻子、儿子，还有两个帮着干活的远房亲戚家的小伙子。家里养了几十头牛，几十匹马，上百只羊，还有几只鸡。

每天凌晨4点半，与我睡在一个大通铺上的峰山和那两个小伙子就默默



2006年3月25日15点54分
内蒙古-通辽

地起床，穿上件棉袄，没有洗漱、吃饭、喝水、上厕所什么的，直接冲到马厩、牛棚、羊圈，把牲口全部赶出来，不用人带领，它们就各自去自己该吃草的地方，当然这些地方都是政府给峰山家划定的指定区域，在这区域的周边都用方形的水泥柱打上桩，然后拉上铁丝网，这些柱子和网必须是峰山自家掏钱来安装。不论是故意还是意外，只要有牲口跑出了这个区域，就要罚款20到50元不等。

寒冷的早晨，牲口在睡梦中被赶走之后，峰山他们就开始打扫马厩、牛棚和羊圈，不包括鸡舍，鸡是散养的，没有专门住宿的地方。

峰山和全家人早晨8点左右开始吃饭，馒头——早就蒸好的几十个，随吃随热一下；咸菜——自家腌的很大的萝卜，吃的时候简单切上几片，大



2006年3月27日9点58分 内蒙古-通辽

概有一厘米见方十厘米长短，除了咸没有别的味儿；粥——玉米渣熬的，也是事先熬好一大锅，随吃随热。

之所以把早饭说得这么详尽，因为中、晚两顿和早饭是同一个菜谱。去他家之前，还有人嘱咐我“蒙古人喝酒厉害，千万悠着点儿”！我也是这样告诫自己的。

峰山家应该属于比较富裕的，虽然没好意思问他具体，但看着他挺大的房子，还有摩托车、卫星电视天线、电话，还有一大群牲口，应该是不错。勤劳节俭是他家的主题，峰山每天除了干活就是干活，只有早饭和晚饭后的十几分钟是他陪着刚会走路的儿子玩一会儿的时候。

在峰山家住了四天，睡觉只脱了棉袄，脸一次没洗，手洗过三四次。



2006年3月27日9点59分 内蒙古-通辽

我去的季节正是产羊羔的时候，小羊羔黏糊糊从妈妈身体出来的一瞬间，它就努力站起来，不到一分钟它挣扎着终于站定，真的神奇，多弱小的生命，居然如此。

某天上午，一只刚出生的羊羔不知出了什么问题，峰山把它放在屋里的土暖气边上，当晚整整一夜，这羊羔哀嚎不已。睡通铺睡炕，是要把头放在炕沿的外侧，所以羊羔离我很近，就在我的头顶。深夜的草原异常地静，羊羔孱弱但声嘶力竭地叫，那种跟生死有关的叫。睡在我身边的峰山任由它兀自挣扎，睡得很坦然还打着呼噜。第二天早晨羊羔还是死了。我问峰山怎么不想办法救它，峰山说了半天，我理解的意思是，如果这扛不了，未来的日子它也闯不过去。

它们



2006年4月28日13点14分
上海

美国作家莫雷在名为《门》的散文中说：开门和关门是人的一生中意味颇为深长的动作。在门内隐藏着多少奥秘啊！



2006年4月28日13点50分
上海

十几年了，一直想做个关于椅子的展览，名字都起好了，叫《三分之一》。根据有三，（1）那时我的年龄差不多是人生的三分之一；（2）人的一辈子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椅子上度过；（3）展览的形式是照片、水墨、油画各三分之一。

想做好多事，后来都放弃了，因为懒，也因为有些事想想又觉得没意思。

它们



2006年5月3日15点58分
上海

不喜欢上海，街道和人都不喜欢。但是也不讨厌。

2006



2006年5月5日15点19分
上海

我曾经住过的房子。外面那些竹竿是上海人特有的用于晾衣服的装置，我不会用。

它们



2006年7月9日16点52分
浙江

列车在雨中，总有点什么滋味。